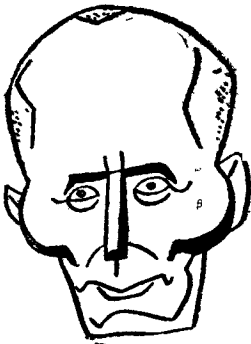


儀溥政執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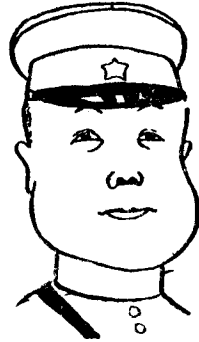
長省天奉兼長總部政民偽
毅式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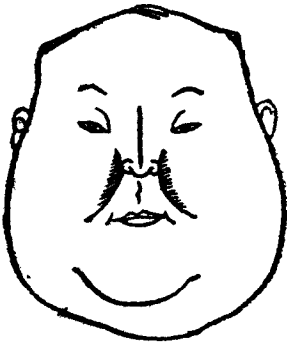
理總務國偽
胥孝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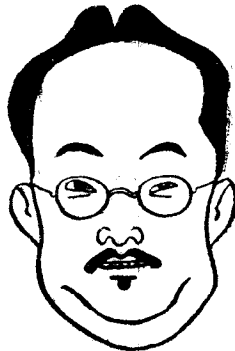
長總部政軍兼長議府議參僞
惠景張



長省林吉兼長總部政財僞
洽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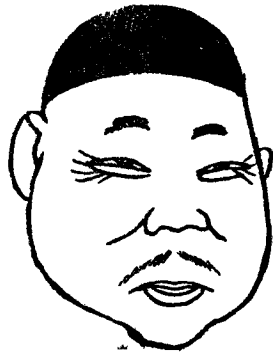
長總部通交僞
脩鑑丁



長院院法立僞
伯欣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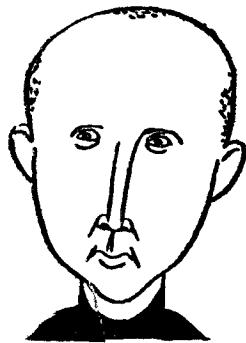
長總部業實偽
卿 燕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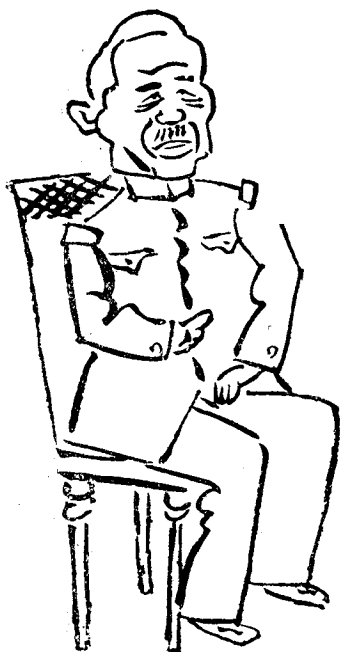
長總部交外偽
石 介 謝



長市濱爾哈偽
澄 觀 鮑



長部部導指治自偽
冲 漢 于



前關東軍司令
本繁庄



日陸相
荒木貞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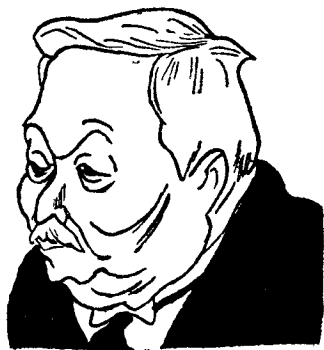
松岡洋右



日本滿鐵總裁
林博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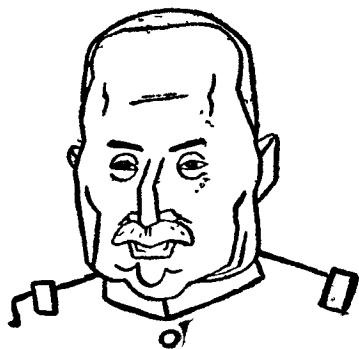
相 外 日
战 康 田 内



相 首 日
實 藤 齋



長 廳 務 總 院 務 國 國 僞 前
三 德 井 駒



使 人 權 全 派 特 國 僞 駐 本 日
義 信 藤 武

滿洲偽國國旗

| | |
|----|---|
| 紅 | 色 |
| 藍 | 色 |
| 白 | 色 |
| 黑 | 色 |
| 黃色 | |

滿洲偽國國歌

漢奸鄭孝胥作

天地內有了新滿洲。

重仁義，尙禮讓，

新滿洲便是新天地，

使我身修。

頂天立地，無苦無憂。

家已齊，國已治，

造成我國家，

此外何求。

只有親愛，並無怨仇。

近之則與世界同化，

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

縱加十倍也得自由。

遠之則與大地同流。

滿洲偽國序

日既挾溥儀為傀儡一手組成彼所謂滿洲國更大肆宣傳直稱為世界最光榮之建國其出版界亦狂歡歌頌紀錄綦詳反觀我國則切膚之痛深重之恥於其事蹟竟無一種出版物可資參考斯誠可痛於編東北

義勇軍一書既竟漢集是編真有心人
也斯編綜集實事一以揭露日人之陰
謀一以予國奸以誅伐其尤要者更在於
國人能觸目驚心羣起討伐德國收回失地
熱血之士允宜人手一編

九一週年國恥日

九三史相伯



自序

滿洲偽國之建立，實爲歷史上空前未有之滑稽醜劇。此一齣滑稽醜劇，迄於今日，居然亦已歷時一年有餘。在彼扮演此一齣醜劇之丑角——日本軍閥與溥儀鄭孝胥等漢奸一羣——自無不手舞足蹈，努力扮演其醜劇，冀以博取全世界觀衆之采聲。最可痛者，則在此一年有餘悠長之歲月中，我國亦竟安然雜坐於觀衆之列，眼看此一齣醜劇公然出場，眼看此一羣丑角高擎勝利之酒杯歡歌曼舞，而漠然若無動於中，豈陳叔寶真爲全無心肝耶？抑爲自甘滅亡自甘宰割耶？天下可悲可痛之事，寧尙有逾於此者耶？

自其實際言之，東北之不爲我有，固不始於九一八禍變之爆發也。自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對我東北，卽已存必得之決心。迨日俄戰後，日本以戰

勝者之資格繼承帝俄在我東北南部所有之一切權利，於是其侵畧我東北之基礎得以確立。而其侵略之手段亦因而變本加厲，經濟政治，雙管並下，而於東北之歷史，地理，物產，人情，風俗，研究調查，尤不遺巨細。積數十年來之經營，其在我東北之勢力，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舉凡金融，交通，工商業，以至於行政，無不直接間接受其操縱與把持。數十年來東北無形中形成爲一「特殊地域」，此種形勢之造成，則又恰爲日帝國主義者大陸政策侵略之一端。筆者於二十年冬，曾親去東北作一次實地考察，足跡偏歷遼吉黑三省，當時目擊日人勢力，無孔不入，東北半壁河山，實際已入於日人掌握之中，我徒空有其形式。而東北負責任之官吏，則又大多顛預無能，甚且徒知沉湎於驕奢淫佚，日處危境而不自覺，私衷卽已料定驚人禍變之爆發，不過爲時間上之問題。靜夜旅中，耳聽南滿路上之嗚嗚汽笛，輒爲之憂思悄悄，起坐徬徨。返滬而後，復曾疾聲呼籲，冀以促起國人對東北問

題之注意。然而不旋踵間，九一八禍變即已爆發，東北半壁河山，遂以變易其顏色矣。傳聞九一八禍變爆發之時，東北最高長官正安坐劇場，欣賞「霸王別姬」，三接告急之電，始忿然而起。然而時則旭日之旗章已飄颺於瀋陽城頭矣。故就實際言之，東北之亡，不始於九一八。而強鄰鷹瞵虎視，我毫無所覺，彼經之營之，數十年來如一日，我又毫無所覺，是欲東北不亡得乎？馬相伯先生曾有言：「欲救中國，先救東北。」東北今竟亡矣，中國之前途又如何？言念及此，吾人誠疾首痛心未能自禁。

日本在攫取我東北之後，其對世界宣告，一則曰彼對東北有「特殊權益」，再則曰我東北為其「生命線」。此種牽強之解釋，顯然為欲藉以掩飾其侵略暴行之一種飾詞。姑無論東北為我國之版土，絕不容日本在此有所謂「特殊權益」，更不容日人視為「生命線」。即退一步言之，若曰日本在東北有十數億之投資，有二十萬之移民，即認為有「特殊權益」，

則美國對日本之投資亦不止數億萬，德國對美國之移民，且達數百萬，是則美之對日，德之對美，不皆應認爲有「特殊權益」，認爲「生命線」，而必以暴力攫爲己有乎？此種巧妙之措辭，在事實上，不過恰爲一種笨拙之外交詞令耳。

顧日之侵我東北，亦自有其理由在也；是無他，即日本爲帝國主義。是尤其當此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之狂潮洶湧澎湃之際，帝國主義者爲掙扎其殘喘，更不得不竭盡其全力以重新分割殖民地。我東北爲天富之區，豐富之礦產，正爲日帝國主義者準備發動分割殖民地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必得之資源。同時東北地毗蘇聯，就對蘇作戰而言，亦爲戰略上所必爭之地。故無論爲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計，或爲對蘇作戰計，日帝國主義者之攫取我東北，皆有其必然。至九一八禍變爆發之近因，則爲：（一）不願我國形成統一之局面；（二）不願金元王國美利堅之經濟勢力侵入我國，予

日本之所謂「勢力範圍」以威脅；(三)蘇聯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尤其西比利亞方面社會主義工業化之將次成功，使日帝國主義者時感不安。

在上述之一「必然」與複雜之近因下，九一八之慘變乃突然爆發，而彼滿洲偽國之醜劇乃得公然演出，彼溥儀鄭孝胥等喪心病狂之一羣，乃得公然出場。顧日人則又宣告於世界曰，是「民族自決」也。夫所謂「民族自決」者，乃一民族脫離異民族之壓迫而獨立之意，歐戰後之新興各國之成立，皆符於「民族自決」之原則。今東北之民，固絕對為漢民族也，竟向自民族而宣告獨立，從而又甘受異民族之束縛與壓迫，是蓋為歷史上所絕無。又况所謂滿洲偽國之產生，恰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去年三月一日偽國成立時發表之宣言，更明白宣告尊重日本「特殊權益」所謂「日滿議定書」亦明白確認滿洲偽國之國防，即為日本之國防。而偽國中之行政官吏，日人實佔最大多數。則偽國之為日帝國主義者一手造成，

溥儀鄭孝胥等一羣國奸則甘心認敵作父，合演出此一齣不倫不類歷史上所絕無僅有之醜劇，以掩飾其侵略之暴行，以蒙蔽世人之耳目，蓋昭然爲天下所共見。然而此一齣醜劇果能繼續延長乎？彼溥儀鄭孝胥等一羣國奸又果可以長此倚日本爲奧援繼續扮演其醜劇乎？筆者於去年三月十二日曾在申報上發表「告溥儀等國奸一羣」一評，卽已斷定其將來之結局。要之，此一醜劇，其結果終必爲一齣悲劇耳。（原評附後）

其尤可笑者，則九一八禍變之爆發與滿洲偽國之作成，皆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爲其主角，雖三尺童子，亦無不知之。然而所謂「維護和平主持公道」之國際聯盟，則故裝癡聾，猶復組織所謂國際調查團，遠道跋涉，作無謂之調查。調查之結果，則一方面主張否認日本以暴力造成之偽國，另一方面復主張代以國際共管之第二滿洲偽國。其真實之用意，蓋爲反對日帝國主義者之獨佔，而企圖各分得一杯之羹。由此吾人應亦可以規知

國聯之真面目而瞭然於依賴國聯之政策適爲自殺。

本書爲剪輯國內各報及各種雜誌之記載而成。筆者初未加以一字之論列，其用意蓋爲保存一種史料，并介紹真實之事實，俾國人得因而明瞭所謂滿洲偽國之真實情況。

此書付印之際，適值熱河復繼遼吉黑陷落，大好河山，片片破碎，瞻前顧後，心痛如割，我民族果真已消失其維護生存自由之能力耶。

廿二，四，四，陳彬蘇。

告溥儀等國奸一羣

九一八禍變爆發，東北半壁河山，淪亡於一旦，國人遙望白山黑水，正疾首痛心，無時不圖謀所以規復失地。乃頃近溥儀，鄭孝胥，熙洽，趙欣伯，袁金鎧，張景惠等國奸一羣，竟甘爲虎作倀，在本卯翼之下，進行其所謂「滿洲新政權」之建立，陰霾蔽天，羣魔亂舞，吾人遙望東北，眞爲之髮指皆裂！

所謂「滿洲偽國」者，根本未具備建國之條件，特一幕滑稽悲劇之扮演。謂其爲「國」，「則吾人翻遍古今中外歷史之紀載，絕未見任何國家之建立，有若斯其輕易若斯其滑稽者。故吾人但當認爲「國奸一羣」，而不當稱爲「國」，「蓋所謂「國」者，特日本用以籠絡溥儀等一羣之紙上名詞耳。

彼溥儀等不曰「滿洲新國」之建立，爲獲助力於日本之扶掖提攜乎？吾人翻遍古今中外歷史之紀載，更未見有以武力侵略鄰國，甘於破壞世界之和平之國家，而竟能罄其國力，以助成他國之建立，如日本今日之熱心者。設使日本而非別有用心，則究何有於溥儀？何厚於溥儀？而必

襲取我之版土，以予溥儀，以助成其所謂「滿洲新國」？韓國之滅亡，覆轍且在，溥儀等燕巢飛幕而不自知危，供人玩弄而猶鳴得意，其喪心病狂，利令智昏，誠可恨亦復可哀！

古之立國，輒曰「天子人歸」，今溥儀等於其腦海中所幻夢之國家，究認為天子乎？抑人歸乎？如曰天子，則溥儀以滿清帝室僅而獲免之餘孽，決不為皇天所眷顧。如曰人歸，則白山黑水之間，義勇軍正漫山盈野，人民都自動揭竿而起，力謀恢復失地，彼喪心病狂之國奸，斷非人民所能容恕。然則彼溥儀等究何所依附乎？彼所謂「滿洲國」者，又究何由而存在乎？以日本之強權為靠山，日滿長可共存共榮，是直為癡人說夢。吾人且不言趙孟能貴，趙孟能賤，而日帝國主義者數十年來所垂涎之「滿蒙」果能任其長在溥儀統治之下，與日本共存共榮耶？

夫溥儀以清室餘孽，辛亥而後，猶獲優待，以視法國革命後之於路易十六，蘇聯革命後之於沙皇，民國之所以待溥儀者，誠不可謂不厚，而猶迷戀於帝王之迷夢，甘心背棄祖國，是誠為毫無心肝。鄭孝胥老而不死，從前曾表示終始維獲帝制，主張復辟；今則亦棄其主張，覲然於日本指揮之下，作所謂「滿洲僑國」之一元勳，「以助長溥儀之罪惡，是不僅為我國家之罪人，亦當無以見「滿清列祖列宗」於地下。至於張景惠，熙洽，趙欣伯，袁金鎧之輩，本曾膺國家寄托之重任，東